

我见我闻

这条“小道”的故事感动人心

——电影《邓小平小道》创作谈

王兴东

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我收到了由我编制的传记电影《邓小平小道》即将全国复映的信息。

这部获得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的电影，讲述了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新建拖拉机修造厂劳动的往事。为什么要创作这部电影？这同我曾是政协委员，曾履职数年间有着密切关系。

写作《邓小平小道》的缘起

1996年3月长沙电影工作会议期间，中宣部领导同我们几位创作干部吃早餐，提起应该写一部以小平同志人生经历为题材的电影。一年后，邓小平同志离世，这颗创作的种子便一直埋在我的心里。好的电影故事，就是要把主人公放在矛盾冲突的风口上，在危机和压力下展现人物性格。我想起看到的《人民日报》发表的毛毛的文章《在江西的日子里》，介绍了小平同志滴居江西的生活往事，给我留下了极深记忆。我们这一代人，能够深刻地理解推动改革开放、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邓小平同志一生几起几落，是一位充满传奇的人物，他的经历是唯一的，独特的，电影责无旁贷地要讲好这段党史故事。

我决心把邓小平在江西劳动的故事写下来，但苦于没有任何影像资料。2003年底，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我在江西省委原书记万绍芬同志的支持下，来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进行全面调研和采访。我走在邓小平驻地南昌陆校通向拖拉机修配厂车间的小路上，感受到参与修路工人们的良知。这条小路，不仅缩短邓小平去工厂上班的路程，主要还避开了公路，保证了小平同志和家人的安全。走在这条小路上，我酝酿着提炼成一个故事。

邓小平小道是善良的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工人为65岁的邓小平到工厂劳动修建的一条便捷小路。三年里，邓小平风雨无阻走在这条小道上，留下了他思索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的足迹，这也是一条情系党群关系的心灵纽带。

2004年剧本《邓小平和他的儿子》完成初稿，2008年我将之改编成广播剧《深情》，

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2014年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剧本由上影申报，得到审查通过，但因某种原因拍摄搁置，在时任全国政协文史委副主任龙新民的帮助下，事情得到妥善解决。

为了这部电影能在原产地江西拍摄，我一直同该省的领导保持着联系。2017年我又将剧本改名为《邓小平小道》，在江西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由江西电影制片厂再次牵头申报立项，经国家有关部门审查通过，作为建党百年献礼影片拍摄。2020年我担任艺术监制，邀请雷献禾和卢奇联合导演，剧组克服了疫情期间的不便，顺利完成拍摄任务。

发挥委员作用，讲好中国故事

我之所以咬定这个题材15年不舍不弃，是因为我是中国40多年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写这部电影是我真情实感的表达。

我铭记作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的邓小平，领导并推动了新时期政协工作的开展，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改革开放作出巨大贡献。再现邓小平的往事，也是表达我作为委员的一份感情。

写伟人题材，是难啃的硬活儿。我之所以能坚持不懈，得益于我曾是全国政协委员。我所在的全国政协文化文史与学习委员会，有党史文献专家龙新民、杨胜群、谷安林等做我创作的坚强后盾，给予我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剧本的创作，并不是一帆风顺。比如，别人没写过的内容，能不能写？写别人已经写过的，步人后尘不是创新，但创新就需要有所“突破”，这考验着写作者的能力和水平。我非常感谢卢昌华在看过我的剧本之后，给予我的真切鼓励。我还曾就剧本内容，多次向全国政协领导汇报，得到了鼓励和支持。

创作，是慢工细活。我三次去南昌实地考察，找当事人调查。女工程红杏一碗糖水救起了因低血糖晕倒在车间的邓小平，为解决邓朴方夜间翻身，工人们帮助修造了一个吊床床架；停发工资后，邓小平在院子里开荒种菜，还修了一个茅厕，积攒农家

肥，他自己率先蹲茅厕，电影再现了这个细节，生动有趣；为了让瘫痪在床的儿子不寂寞，邓小平有意拆毁收音机，让儿子来修，很多细节源于生活，写好身处困境的邓小平，不悲观，有信仰，坚韧负重，对党忠诚。从生活中发现细节，用细节刻画人物的性格。我不急躁，十年坐得板凳冷，像景德镇老艺人做瓷器，下功夫做细活，努力烧成精品。

我之所以认定这个题材15年不舍不弃，是从编剧的角度深知这是电影剧本不可多得的题材。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说过：“一般都是主人公不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然后以某种方式，设法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就称得上是好剧本。”邓小平的人生，充满传奇色彩，无疑是电影的最好题材，编剧的职能就是要写出人物性格，讲出动人故事，激起观众的兴趣和感情。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邓小平同志：“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的卓越领导，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大力倡导和全力推进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欣欣向荣，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小康生活，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电影《邓小平小道》是以艺术的方式向世人回答了中



国为什么要走改革开放之路，加深理解邓小平为什么会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热爱我的祖国和人民。”

写好邓小平人物，再现他的个性，才能让演员体现这个角色。卢奇的年龄和当年邓小平年龄一致，我和他交往23年，一直等待着能演这个角色。卢奇的年龄和当年邓小平年龄一致，我和他交往23年，一直等待着能演这个角色。果然，他下了功夫，演得炉火纯青，惟妙惟肖。从那条小道上走来的，就是中国电影中的“这一个人”，在车间里他是老工人，开荒种菜他是老农民，照顾瘫痪的儿子他是老父亲，更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首长。这是所有观众都认同的真实生活，每个中国家庭都能看懂的电影，看过电影都能理解“这一个人”。

邓小平小道在中国地图上找不到坐标的，但是这条小道的故事被永远地写入中共党史和改革开放史。2022年，传记电影《邓小平小道》拍摄完成，很快便在全国政协礼堂放映，许多政协委员观看后深受感动。作为一位“老委员”，我也倍感欣慰，我把它作为我在政协履职实践，努力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重要见证。

（作者为第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

烟火人间

8月底9月初的时候，风吹在脸上不再热烘烘了，黄昏的时候，街头巷尾，时不时地会飘来阵阵香气，似曾相识，又倍感亲切。驻足一望，巷口的招牌上写着：“鲜肉月饼”！

这是南方非常令人牵肠挂肚的美食。一般的鲜肉月饼比乒乓球大一点点，一锅轰轰烈烈从烤箱出炉的时候，整个锅底都会滋滋啦啦地响着声音，好不热闹。躺在锅里面的月饼，只只饱满，个个丰满，有一种翘首以待的喜气洋洋。它的外面是焦黄色的酥皮，酥皮香脆且不柴，里面滚着酱油色的鲜肉，讲究一点，还有榨菜加入，很烫，一口小心咬下去，酥皮的香、鲜肉的汁，还有榨菜的脆完美融合起来，鲜到眉毛掉下来是毫不夸张的，且满嘴余香，在我家乡杭州，吃罢一只，邻居们会问：鲜肉月饼吃过了？那个时候的我，抹抹嘴巴，手背上都是油。

这是很美好的记忆，对于家乡，对于年少时光，对于老味道的想念，成为伴随你一生的记忆。以至于当我来到北方，说起那个鲜肉月饼时，北方朋友们非常不理解，月饼就是月饼，还鲜肉？跟肉汤圆同出一辙。隔了长江黄河，食物真是千差万别。于是，北方朋友送我跟飞盘一样大的月饼，看着比我脸大的月饼，一时间我一筹莫展，如果一手将大月饼飞出去，没准会砸中小鸟。

北方的月饼跟北方的人一样，实在、大气、憨厚。大大方方一个，躺在盒子里，一副谁与争锋的劲儿。外皮敦实，里面是浩浩荡荡的百果。百果由综合果仁和果干制作而成，当然没有百果，却是五彩缤纷，入口各种味道宛如车水马龙，跟北方的街道般洋洋洒洒，吃得叫你那个荡气回肠啊。

而在上海，一般不会制作如此庞大的月饼，上海人讲究的是实惠、划算，小日子精打细算，宛如平常一首歌，平常的歌，要的是软糯舒适，贴心贴肉，要是漫长岁月里的点点精致，温柔时光里的一缕清霞……可以跟北方的百果月饼相提并论的，当属南方派的五仁月饼。

上海著名的杏花楼月饼，每年门口的风景就是“黄牛”，一个城市，哪儿有“黄牛”，哪儿的东西就很热门，通常“黄牛”会跟你的目光短暂交汇一下，心明眼亮地判断出你是匆匆过客还是目标客户，然后，他不动声色地露出口袋里月饼券的一角，眼睛飘啊飘啊：月饼票要吗？月饼票啦！

走进商店，服务员一般会站在收银台前，双手抱臂，明察秋毫，以千锤百炼的微笑问候你：路过哦？多看看，有活动啦，现在买划算的。每次我跟服务员这样对望，我就败下阵来，嗯嗯地答着，用手敲着太阳穴，做沉思状，服务员阅人无数，推销技术早已炉火纯青，语气一当十：在上海吃月饼么，总归是这个牌子。我点点头，表示自己已看，她体贴地说：随时叫我哦。说着，便跟我保持着不紧不慢的距离。

店里的展示柜里，堆放着各种花枝招展的月饼，门口的桌上轰轰烈烈垒起了造型，上面横撇竖捺擦地有声写着“热卖”……好一副热气腾腾的景象。

花红柳绿的“月饼券”里，“嫦娥”的铁皮盒子最为亲切，“嫦娥”头上插着红花，娇媚可人，美得不要不要的，我家里有不少这样的铁皮饼干盒子，东西吃完后物尽其用，有的存放茶叶，有的来装针线包，还有的，则是存放各类证件了……有次参观一个城市展，里面有不少热水壶甚至痰盂的造型和包装，那些老派的花式和色彩，谁见了都会莞尔一笑，记忆的边边角角，有了这些物件的点缀，顿时立体夺目，饱满丰满。

围着这些姹紫嫣红的盒子边上，摆放一圈小篮子，里面是零卖的月饼，而零卖的月饼，生产日期都很当下，你可以拿起每一只细细端详和比较，心里盘算着如何购买更加划算，比如，有的店里就有买四送一的活动，精打细算一番，相当于8折。

我问服务员可以拍照吗？服务员答随便拍，随便拍。每年，我都会拍下五仁月饼的价格，然后跟去年、前年、大前年或者更久一点互相比照，这里多多少少可以看见生活点点滴滴的变化。记得我的一个前辈编剧老师讲，以前用小本本记下生活日常，现在用手机拍摄做个资料备份，因为你记录的是生活。哦，今年的五仁月饼是12块一枚，去年是11块8，前年是11块5。

然后，我买下两枚五仁、一枚豆沙、一枚椰蓉，店里又再送了一枚。心意足装进包里，顺便跟服务员聊几句。多年前，我去买月饼，服务员说：你大概混得不好吧？我问：此话怎讲？她说：混得好的人都有人送月饼的。我连连点头：对对对，我自己买，自己买。

回到家，泡了一壶茶，然后将月饼从塑料包装里取出，塑料包装袋总是很难按着齿纹打开，你需用力拉、扯或者干脆用咬，让你切身体会美味无法轻易获得。

在案板上将月饼一切为四，切五仁的时候，隐隐约约感觉芝麻、松子仁、瓜子、核桃、杏仁，它们对我敞开了心扉。咬一口，唇齿之间有吱吱嘎嘎的热闹，好似五仁们争先恐后跟你表白着千言万语。

当月饼季到来的时候，北方的风南方的雨，恰似你的温柔的饼……生活千滋百味，月圆时刻的心愿一摸一样，人长久，月更圆。（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编剧）



委员笔记

戏韵之源，时代之声

尹晓东

在高山流水中觅得知音，在情比金坚中见证相濡以沫，在神话传说中重逢山海，在家风洞心中感受情怀，在足智多谋中集聚中国智慧，在巾帼力量中唱响巾帼之歌，在孝思不匮中思乡知路远，在忠肝义胆中坚守传承……

前不久，央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播出了一台叫《国风超有戏》的节目，我看到节目的每一期都在最大程度上引起中国人的共鸣和共情。

作为戏曲教育工作者与戏曲音乐研究者，我更关注包括戏曲和民族音乐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如何更好地实现守正创新，我想这是一个时代课题。这台节目，更是一次对戏曲音乐与表演在新时代中的探索与实践，是一次顺应时代呼唤的有益尝试，也是一次对戏曲音乐创作的新探索。

如此现象级的一场“戏韵国潮盛宴”，也引发了我对于戏曲音乐在新时代发展的一些思考。

我在教学中，经常在课堂上做一个有趣的测试，结果屡试不爽：当我播放一个不为学生熟知的戏曲演员的剧目片段时，把声音关掉，几乎没有一个学生能够仅凭画面中的身段表演判断出准确剧种；而当去掉画面仅放音频时，多数人都能通过唱腔和音乐准确地说出剧种乃至剧目名称。这无疑说明了音乐是识别不同剧种的身份密码，是剧种之间个性特征的显著标志。

音乐是戏曲的灵魂，这是戏曲发展的内在规律决定的。不同地域、不同渊源的剧种都因其独一无二的声腔特色各放异彩，区别剧种之间不同特征的关键要素即是音乐。所以《国风超有戏》这些节目抓住了戏曲艺术的这一独特规律和特征，戏为溯源，乐作载体，以戏歌创作、演唱的形式作为其艺术样式，可谓匠心独运。节目通过“戏曲+流行音乐”的模式，将传统戏曲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相融合，创造出全新的音乐风格。这种跨界融合不仅保留了传统戏曲的韵味，还赋予了音乐更强的文化底蕴和时代感。节目中，音乐人将戏曲、民乐、摇滚、民谣、方

言等多种音乐元素进行重组互融，拓展了国风音乐风格多变、形式多元的创作空间。例如，《金鼓赤诚》结合了民乐、流行音乐、京剧等元素，《我名叫太阳》则融合了说唱、昆曲和摇滚。

各领域的跨界嘉宾从戏曲音乐中汲取灵感，吸收元素进行创作，最终在节目中呈现不同主题、多姿多彩的音乐风格。纵观整个节目的策划和嘉宾选择，能感受到其开放性、融合性的创意，这也是这档节目大家尤为关注的原因所在。音乐是戏曲的灵魂，旋律是音乐的灵魂。《国风超有戏》是新时代寻求戏曲音乐守正创新的可贵实践，也是一项关乎中国音乐传承创新的灵魂工程。

今天，是一个娱乐形式、文化生活、艺术体验日益多样化的时代，有一档以戏曲为主题的电视节目能够受到如此关注，是非常不易的事情。我想，《国风超有戏》之所以能惊艳问世，一方面是符合上述戏曲发展内在规律，牢牢把握音乐创作在戏曲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跨界戏歌的融合创演，也吻合民族传统艺术本身求新求变的内在发展规律。

由此我也想到，这几十年来，“戏歌”这种艺术形式的探索非常可贵。

曾经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前门情思大碗茶》《说唱脸谱》《故乡是北京》等，这些作品既不是唱段，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歌曲。人们觉得应该给这种艺术形式一个命名，于是，戏歌的说法逐渐形成。

这几部戏歌融入了大量戏曲声腔元素。戏歌巧妙地将传统戏曲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相融合，既保留了戏曲的韵味和精髓，又赋予了音乐更强的时代感和流行性。这种跨界融合不仅满足了现代听众的审美需求，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找到了新的途径。同时，戏歌在形式上进行了大胆创新，打破了传统戏曲音乐的固定程式，通过歌曲的形式让戏曲音乐更加贴近现代生活。这种创新不仅丰富了音乐的表现手法，也为戏曲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丰富的戏曲旋律滋养着戏歌创作，与此同时，戏歌也影响着戏曲创作。

比如，新编历史剧《贞观盛事》中，唐太宗李世民的魏徵两人，在同一场景的两个不同时空，运用二重唱，恰当地表现了两个人不同的思绪和情感。传统京剧里有对唱，而二重唱的创作手法大都出现在歌剧中。该剧通过借鉴歌剧的演唱形式，一定程度上创新和发展了京剧的表现手法。

我曾经为京剧《三寸金莲》《郑和下西洋》《白洁圣妃》《关圣》、话剧《关汉卿》、电视艺术片《杨门女将》等30多部剧目担任作曲。在创作新编历史剧《郑和下西洋》时，我借鉴了西方歌剧咏叹调的写法，采取了完整的交响乐队伴奏的形式。这些创作实践，是在探寻如何丰富京剧的音乐语汇。

由此，今天的戏曲音乐也必然迎来属于新时代的转折乃至突破，《国风超有戏》就是这样顺势而为、应运而生。节目由国风AI数智人“国小风”作为每期“国风共创主题”的发起人，以“高山流水”“情比金坚”“神话故事”等为主题，召集众多国风音乐人展开“共创实验”。这种原创命题创演的方式，激发了音乐人的创作灵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原创国风音乐作品。

比如，斯斯与帆和花僮的合作作品，以古香古色的歌词拆解灵动旋律和极具传统特色的戏曲唱腔，传递了苏轼与张怀民之间澄澈清朗的情谊。这首歌不仅保留了传统戏曲的韵味，还赋予了现代流行音乐的节奏感和时尚感，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

明代的曲学家王骥德在《曲律》中曾说，“世之腔调，凡三十年一变，由元迄今，不知经几变更矣”，揭示了我国历史上民族音乐、戏曲音乐的文化传承与新旧更迭。元代杂剧被视作戏曲艺术最早的成熟样态，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不仅有关汉卿等剧作家群星闪耀，也涌现出大量杂剧艺人、北曲音乐家，他们对后世的戏曲发展起到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从元至今，杂剧、传奇兴衰更替，从花雅之争、乱弹繁荣至京剧兼收并蓄脱颖而出，没有一个剧种毫无发展变化地继承元杂剧音乐。然而，无论是明清传奇中保留大量北曲连套，还是魏良辅改良昆

山腔时吸收北曲音乐，再至京剧及地方戏的曲牌中，至今仍余北曲遗韵……这些无不证明，文化基因和音乐基因不断传承，但是艺术形态却不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我想王骥德所说的“三十年”未必是一个准确的定数，但是这样的更替规律是一直存在的。

在这些作品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当代戏曲演员对于古今中外音乐风格的驾驭能力，以及通过拓展音乐表现力探寻传统艺术当代代表的新境界；同时，也能看到戏曲音乐千年传承流变的超强感染力，以优雅独特的姿态与新时代对话。

在这样的新尝试中，我们一方面追溯传统、回望来处，一方面积极拓展艺术边界、打破壁垒，这种创作实践意义非凡。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理应呼唤更多的跨界融合。

当年的程长庚，一定难以预料唱着昆、秦、徽、汉等不同声腔的艺人，走进徽班后，竟然共同推动了国剧的诞生。在文化高度自信的今天，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台节目的创新所获得的阶段性成功，对戏曲音乐、国风音乐开辟一条属于时代的新征路，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作为戏曲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戏曲人与音乐人携手并进，不断地探索更多艺术样式融合的可能。而作为一名戏曲教育工作者，我也希望无论是跨剧种、还是跨界音乐形式的创作，也能够为戏曲人才培养提供新的养分，能够探寻一条新的路径。

前不久，中国戏曲学院开了一个线上会议，主题就是如何把人工智能引入到戏曲教育和人才培养当中——这同样是跨界融合的课题之一，今天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势不可挡，传统艺术也要在这样的挑战中去顺应新的变化发展，寻求新机遇。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央视这台节目在新时代探索戏曲音乐的传承发展中取得了耀眼的成果，对传统文化守正创新也作出了具有温度与态度的贡献。若干年以后，这些节目对于中国今后戏曲的发展、对于中国音乐的发展，它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历史会作出回答。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戏曲学院院长、中国剧协副主席）

